五先堂文市権酤

文市　序

吳作　文明以進士高第來京師

暇以所論刻寄予元一書更多二俟后以文是

之以辭意定元識其世稱西溯子雲云

文市權衡一帙墨公所撰金鋒去而

其泰人士　相手錄公乃因

多士心廣之胡紉即予山林業以請序

題向忌譯焉另叟也 [illegible]于[illegible]手余敍寒

我真如金之 [illegible]奇艷異奇禮

[illegible]擁秋秋意盡錨錄可謂綱

目去印茂充景純讀君子書綱謹經[illegible]

不[illegible]也乃思之沁嘉也以門如市[illegible]二知[illegible]

然讀[illegible]也[illegible]利[illegible]盡還之民向即虔

北楓之[illegible] [illegible] 嘗並[illegible]惠傾[illegible]

一法　稅減、稅減口加以補捐和平商、
之積／諸如此類散之民間之業
數十金一於上和于用權者權民之權上之權六
之積、作大衆其用以學生衆時生散
於所法用于文市者非目激權稅者之模
以著、不能盡其義　會權之神移權
之涵則公自序中業、言之意是傳者之時散

則民衆之之善政接踵斯臻民知既踐即

讙歟　今物推之而以述職於民望其雲

覽列其遠至又霈其不至接老携幼誠

境相迎兒童竹馬于今又見夫之政廊其

質乎其哉豈其以民心為權而民心不行

而熙其情之列由權而會者即以權論之

則與權民心飢為名　夫財之以得由

詩嗜也此微其所謂之集其所嗜嗜乎心
於蘭既結其館於同人之嗜焉服之矣
散而其價哉舜或儲以而之事乎則黃之之色
而為散也素之有不推而取誤已而之有復傾
而授之素是而不推素一反借推乎而矣留
匪賞
汲塚之秘為善推文初還素以
書脂終收素之酥脯為善推民于哉希之

下里槐李培之以門蔭授士噫以手植矣
萬曆丁未長至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眉山後生羅綎頓首書

文市權酬自序

予性極嗜學雖遺觚斷簡必窮其字竟如饕餮談食蹻跖黷貨口訥心營得而後饜然性苦善忘朝有得暮尋失之譬之若遊百貨之市覩之愛之未幾其主人持去不為吾有也於是奮襟為之手錄積三年成帙者二十

卷紛絲亂蒭竟罷歸宿若貿販者入
大都之郛闤闠而鬻所販幾何即有
所得也輕傒楮象無所用之技未成
而軀已竆矣因嘆其業不顧無何為
南海游伯仲買舟同濟舟抵韶韶有
舟榷之稅例貿襤先日至赴郡中聆
公稅明可長吏偁暮官驗舟官登舟

毋貨復小稅之謂之私稅公稅稅緡私稅稅貨稅畢縱貫艦甲乙行時募官以予冊無貨非所棘不得與所縱中艤二日兩見幕官挈所稅物綺穀琛璓寶璲金錫秔稌饈醢麤擔而歸予伯仲嘆曰咄咄胥吏精於榷哉子憣然悟曰是可以為學矣夫榷之法

起於漾訓以木過水之義截江而網
上者下者無術能飛渡也而幕官復
灑檢之櫝抽之取之法尚有盡於此
者乎民之取費一錢始買一貨稅則
有入孔無出實也商之取北走燕南
走粵僅傳一冨稅則橫絕其去而坐
待其来也夫學得無似稅品列可以

神拾傳取可以精收然後覺向之肆
流覽也遊市而未販也既之勤手錄
也負販而貰不盡其貸也今而後予
其敗紙為稅我是年自粵歸遂列所
親往籍立案而設榷開簏而登册閣
筆而秤貨龍斷簡編之上左披右閱
稅而取之紀事者約而稅其概屬辭

者撮而稅其科若幕官坐浮筏間番
領羣舟裸肱百貨當所欲而止旣稅
之後種分其事類繫其辭彙成篇帙
古人千技百處鑄為一巳之精神若
幕官稅而返積貨成擔綺縠者綺縠
琛瓌者琛瓌也就緒後展讀之一一
可識有歂之勞而無其巳去無錄之

苦而有其實得予之學深於稅矣或曰権酤嗜利之醜行子之集顧甘之乎予應之曰嗜利敗名嗜學成德其所嗜同所以嗜則異故漢武有権酤孔孟亦有権酤孔孟用之于道則理窮而德冨漢武用之於利則民窮而國傾是故紂之窮曰無以別于堯𧿹

之孳孳無以別于聲而用處各異人品遠分故君子之於學有好辯無貪名多取之而不為雲者也獨予集是書以獺祭之術求鳧續之功如幕官之集貨攫之市上非取之官中獎容有蒐引未盡合比類未盡當者子即是而訾我曰子之稅若百貨之肆爟

燦焜燿竅無真繫數有強同箸人所謂無索之錢不貫之珠也則我有俔心任罰於予爾編成以眎昆季咸首可之且曰子自見權酤而喻於是集顧毋忘此義請遂名其集為文市權酤予曰善甚因述其所著之顛末記諸帙端

萬曆甲辰中秋日

楚人袁子讓仔肩甫書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一

目錄

共二十八篇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

楚郴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仝校

男　伯瓛

仲璿

君道篇

君猶水也水之性一耳方員曲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砰淘淙射湛乎所閡而聲易矣洄洑潎咨湛于

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蒷湛于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非水性也所湛然也使君失其道其湛豈但五易哉是故有道之君不受易于湛大圓在上大矩在下法而效之以有天下堯無膠漆之約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而民結有其道也故取天下者非貪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一人而已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他適哉周之取殷也拾遺于廷使殷不遺于朝則周不敢取秋毫于竟況易位也故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

所以亡。王者以理義爲者，亡者亦以暴慢爲者。君有道不道。治亦逈異。治亂之不相蒙。又何怪焉。是以唐宗集文字。而鄭士陰以爲在德政不在文章。孝宗習弩射而陳俊卿以爲在得人。不在馳騁。文宗誇浣衣。而柳公權言君道多端。不在節儉。夫文章威武節儉。皆美德也。而皆不足以盡君道。君道可一端而槩耶。故山虛雲生。谷虛泉出。有所受也。謀過群臣。楚莊以爲憂。魏武以爲喜。憂喜分而盈虛判。是襟度貴虛也。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

水定故也伐吳之利舉朝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不可是非毫釐成敗胥壞是鑑別貴明也莫耶弗斷無異鈆刀爾六國之封止于借箸澶淵之役決于渡河是施行貴斷也太陽惟煦葵藿始傾之往復問難乃得盡封禪之失拨轡舒徐乃得畢十事之說是御下貴和也千諾不如一諤故虞舜聖帝而戒以丹朱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是戇直貴容也狐裘不止一腋故長安之都定于挽輅城濮之捷聽及輿人是延納貴廣也合此以爲君庶幾

進于道乎。然而君道有本。一心實貫之。心固人主之主也。世主能不餙其心者。如唐宗之觀史夜分。宋宗之至申釋卷。可稱敏學。魏祖之據鞍講道。憲宗之盛暑論政。可稱勤治。孝宗敬天作圖。宣宗法祖書政。可稱渠修。仁宗著戒石之銘。理宗餙應刑之箴。可稱勵下。宋祖以身當霖雨。真宗以憂退彗星。可稱警灾。宣宗讀金鏡録而首任賢。太宗因弓失而詢庶若。可稱善悟。雖未全于君。亦各中于道者。更進而求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乎。

君道篇尾

重勢篇

大哉勢重乎。味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則廚人輕君重宰矣。音不以耳斷。而決于胥。則瞽工輕君重胥矣。人君不親視聽。而制斷任下。託食于國者也。天下之勢兩則角持。角持者並爲輕重。三則鼎立。鼎立者迭爲輕重。四五六七則齒列。齒列者倏輕倏重。故御勢者。必使之一。一則如磐石。自爲輕重。今夫虎豹之出。不同威。奚鼠。萬金之家。不同資。監門君。而可同權于臣乎。馬非筋力。不致遠。豹失爪牙。而

人能制之權者人主之筋力而制衆之爪牙也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使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押則神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劍勢者人主之山淵也勢重在妻則有驪姬之難勢重在子則有主父之禍妻子尚然而況其他乎故椎鍛平不夷者也榜檠矯不直者也人主有椎鍛榜檠曰在三尺之法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李兌用趙餓武靈于死二君失其椎鍛榜檠者也是故權假于甯喜則衞獻復衞獻不若奕棋權假于董卓則

廢漢主立陳留不會棄梗權假于桓溫則廢帝奕迎東海易于折枝又何惺臧紇據防以請魯林父挈戚以叛衛哉然後知兊弓垂矢王者以行其權狂夫以濟其惡時雨膏露梧檟以養其柯條荊棘以養其芒刺不可不愼也故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邦者君之輜重也君離輜重則重在臣矣忽而不治則三晉之分侯制而不能則王敎之逼主緩而收之則晚唐之藩鎭急而取之則逐魯之三家故造父擅轡策之制而馬卒然馳者威分于出

彘也。王子于期橿芻水之利而馬倏然敗者。德分于圃池也。宋之子罕。其出彘乎。齊之田常。其圃池乎。齊景宋公之馬。其以此敗乎。故曰。魚不可脫淵。叢不可借神。于將不可以倒持。利器不可以示人。

重勢篇尾

君鑒

戎人生長乎戎。不教而戎言。楚人生長乎楚。不教而楚言。或楚人長乎戎。而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吾未知亡主之不可爲賢王也。其所生長不同耳。亡主生于物欲。長于讒惑。愈浸愈極。是以坐失天下之計。夫人犯兕虎。則爪角害之。嗜欲百種。皆爪角也。人出疆寨。則夷狄虜之。近習之賊。皆夷狄也。生長于此。則淺之辟遠聖制。大之蟄靦先王。魚肉生民。則不仁過順。涿排訾舊典。則肆

雪似鴻池。納小忠而忘大忠。則飲穀陽之酒。顧細利而失大計。則受垂棘之寄。行僻而侮人。則爲黎丘之鬼。無德而好音。則爲淸角之聽。沈湎以敗國。則爲醉亡之衆。棄德而惜險則爲長江天塹之恃。恃人則爲韓之望楚援忽人則爲曹之觀駢脅。其究可勝言哉。是故僖宗以遊嬉見迫。昭宗以幸營受禍。徽宗以娛太平而亡。周天元以無顧憚而殲。齊後主以饞人自啾而斃。嗚呼。使昏君自知其不肖。寧復蚩然作昏德耶。梁元之將降衣臣賦詩

叔寳之將亡。尤曰。王氣在此。王莽之將執。尤曰。天生德于予。青衣行酒者。安平阿公之封執戟持盖者。北長安天子之笑。拘五國城者。受昏德重昏之號。梁武既破。不悔其用朱异。而以得失自我為解。壽陽之失。齊王不以為憂。而以作小龜茲為喜。衛靈籓于索皐。恬不求免。而以學吳音為娛。劉禪授國晉武。北不思蜀。而以此間為樂。語曰。溺人必笑。是不足惜也。至于晉懐考經籍。論庶務。傅宣以為眞皇帝。德宗初政。涵青諸鎮。按兵相顧。以為明

生。文宗始政。毅然可觀。哲宗元祐。庶幾紹聖。
而卒皆不免于亂。何有終之難也。吾謂昏德
多端。出于驕者為甚。蓋警則畏。畏則明。驕則
恃。恃則昏。故晉平樂莫違。而師曠以琴撞。娓
武自賢。而國事日非也。君子宜鑑之矣。

君鑒篇尾

信人篇

人生之用天下。任之于己。則天下皆爲君用。決之左右。則天下皆爲左右用。夫士適君。非所以事左右也。適左右。非所以事君也。一士之身。安能二適哉。故不決于我而聽人。則爲桓公之擾索宦。不審其言而伏人。則爲韓宣之患臞馬。晏子之治東阿也。池臾歸于貧民。而景公數。池臾入于權門。而景公賀。故願乞骸而歸。西門豹之治鄴也。爲君治而奪。爲左右治而予。故納璽而去。胥冊之見中山君也。

三說而不聽。遺左右五十金而用。故出不反舍。以人之言。而遺我。亦以人之言。而罪我。列子所以却子陽也。以一人之欺。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棄臣。季布所以窺高祖也。昔延陵卓子。乘蒼龍。前有錯。後有錣。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逸而卓子怒。造父泣曰。策以進也。而錯在前。引以退也。而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潔也。進之。以不遍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譽之。以其不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造父所以泣也。是以有道之主。必躬自舉任。

毋為人所爾躬自綜理。毋為下所欺。夫魏敬宗親覽勤政。而爾朱榮不悅。靜帝好說善射。而高澄深忌。二人者。不可不察也。夫牛蚊撓其膚。必鼓耳以揮之。鼷鼠食其角。則不知痛。彼其口甘。雖微骨而不知也。朝廷之忿鼷鼠也。食君之角者也。故荆平之左右。亡其半。魯君之廷。莫衆而迷。曠夏聽于妹喜。而東方之日啟。昏齊悅于梁丘據。而夜半之飲酬州侯以權勢挾左右。而衆口賢州薛。公以威福示攣子。而二攣皆薛。監牛以佩環殺壬。以擊

鍾殺丙而叔孫墮其計妾余以傷身棄妻以碎衣誅甲而黃歇入其術丁謂司政則寇準出貶而上不知陳自強當朝則金人講和而不得逞楊國忠據勢則全軍皆沒而以捷聞昔人言謝太傅之言所惡成瘡癬所愛生羽毛子車氏之猳愛蔽其所同而憎蔽其所異誠然哉此列精子高之貌侍者以爲姣麗而窺井始知其惡鄒忌之美妻妾小臣皆以爲過徐公而對鏡始知其不如也

信人篇尾

獨任篇

人主樹人猶樹楊。夫楊，橫樹之生，倒樹之生，折樹之生。然使十人樹，一人拔，必無生楊矣。故樹人亦猶是也。夫君子之樹于人主，非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勢卑處賤，無党孤特，又不肯承旨。夫以踈遠與信愛爭，其數不勝。以新進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以逆旨與伺好爭，其數不勝。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君子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不得見，小人以五勝之資，而

旦暮獨說于前樹未有十拔不止一者君子安得無退而楊安得生哉是故無因至前則珠璧按盼有人先道則枯朽樹功今士抱堯舜之術懷龍比之忠而無人爲之先容是使君有按劍相盼而臣不得同枯木朽株也邪徑日開賢路日塞唐用李訓而粥宦漢開西邸以賣官率相受視疾之賂而公乘登使者得仇家之金而廉頗老張綱見惡則陷之廣陵之賊穴汲黯見忌則出之淮陽之外郡羊祜不結權貴則難免于勗紞之傾劉蕡策詆宦

官則不入于馮宿之構用士如此公論安在哉是以德宗任猜忌而自親選用宣宗欲躬除刺史以占賢否韓昭塞私門寧不用申子之求明帝重郎官寧不庬館陶之請裴垍爲相而故人不得請判司劉珙在選曹而奸吏不得藏巧術令狐綯私其故舊而唐宗面責呂夷簡用非人而仲淹以百官圖進誠愼之也不然用人大政人主不能持正人不能謀而使群小行其志令天下士賢如鉅而不費金錢才如屏而不用玉璧豈國家之福哉昔

秦不聽拘議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不信

左右用越人蒙而彊威宣兩國之君皆獨攬

而竟得其效此蘇秦相燕燕人惡之而王食

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譖之而文侯

賜夜光之璧意此足以消讒阻者之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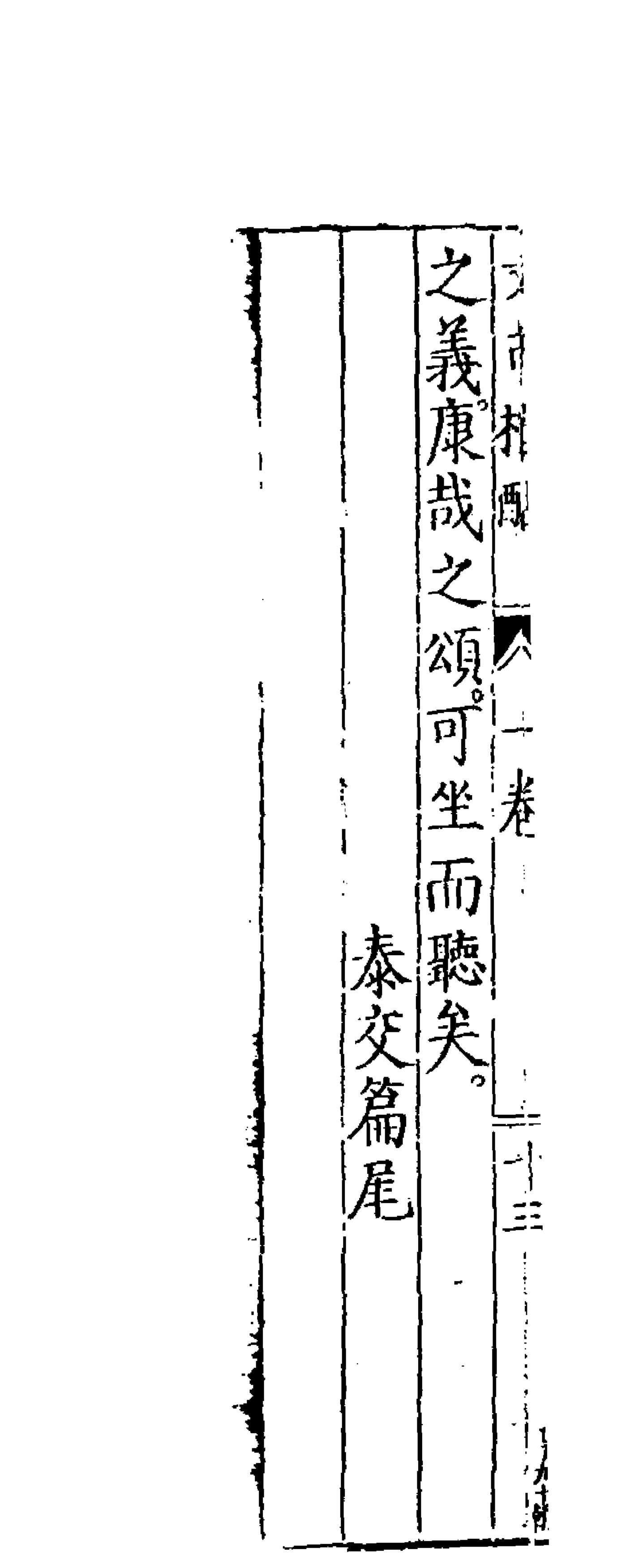
獨任篇尾

秦文

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之伯。誰之力歟。曰。管仲善割制。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而君服之。臣之力也。師曠伏琴而笑曰。非也。臣者庖宰也。和而進之。君弗食。莫強也。君猶壤地。臣猶草木。非壤地。草木惡生。君之力也。君子曰。二子之說皆偏也。有君而無臣。即以堯不得有縲。武不得十亂。不能治也。有臣而無君。即以僖負羈在曹。宮之奇在虞。不能扶也。故君臣相得。其道乃章。秦用戎人余而伯。齊

用馘人衆而強。漢與水相投。而孤窮定鼎。晉上下輯睦。而權翼懾。威誼顧不相須歟。光武不陛戟見客。而馬援感之。以爲眞帝王。世民不疑降將。而敬德感之。以破世充中山之攻。惟文侯之不視盈篋。而後能奏其成。史起之引漳。惟襄王之獨任有決。乃能成其斷。衛懿昏主爾。歸難弃甯莊子矢石。祁子決而衛卒不失守。苻堅亂國爾。一見王猛。合如舊知。故能成伯業。劉裕篡人爾。任劉穆之委以心腹。故能弘治理。自古及今。未有上下不相得。而

成者也。是以光武令諸將去兵印，使不陷史過。宋祖以杯酒釋兵權，使不生嫌忌。仁宗出狄青于外，使得全始終。孝宗倚張浚為長城。太祖以趙普為咢耳。光武視賈復之疾，而恤其未生之孤。眞宗愛楊勵之淸，而成臨喪之哭。上林人効馮異，而世祖詔其勿懼。房玄齡遣微譴，而太宗載以還宮。古君臣類如此也。昔景公畋于署梁，晏子諫之。公曰：寡人之有子牛子游申田吾子，左心之有肢，故得佚焉。由是觀之，君者心也，臣者四肢也。明于心肢



之義。康哉之頌。可坐而聽矣。

泰交篇尾

竊權篇

今夫田連成竅善琴者也然而連皷上竅擫下則不能成曲王良造父善御者也然而良操左革父操右革則馬不十里共故也人君與臣共國而欲調弦守轍雖堯舜能乎哉故共治之國群臣廢法而行私重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故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屬類雖多非爲君者也季孫之擅魯人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王氏之專漢人能忤天子而不敢忤權

臣綦毋珍之寵。齊人寧拒至尊敕。而不敢違舍人靖郭君之相齊也。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勢之所在。久語懷刷皆資也。予之之于燕也。王有重任之心。而蘇代勸之授政。王有讓國之心。而潘壽闞爲之收璽。勢之所重。則諸侯之使。皆私門之黨也。岩穴之士。皆相府之舍人也。主父偃幸而大臣賂遺千金。董賢幸而丞相下車伏謁。王莽專權。而上頌功德。四十餘萬。竇憲爲將軍。而刺史守令。皆由其門。韓侂冑專權而宰執

從臺諫藩閫皆出其廡可勝道哉雖然權不可借借權自見情始愛憎之徵見則竊權者乘之以逞所適玩好之眞見則竊權者因之以中所好若是者棠谿公之漏巵也故人主毋使左右爲滑鼠而據人主之社毋使大臣爲猛狗而阻莊氏之酤毋使伺腄有漁人而致頷珠之竊夫驅鷹犬而赴林極曰我非獵也莫若釋鷹犬不驅也操網罟以入江湖曰我非漁也莫若釋網罟不操也故人主使人知其鷹犬網罟則主道不神秦王之欲將犀

首也。樗里子從道穴得其語。而倡言以起君惑。齊威之將立夫人也。薛公獻玉珥以探其愛。而援立以爲己功。故韓昭侯終身獨寢慮漏言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木。恐泄言于左右也。故曰。君見其欲。則臣將自雕琢。君見其意。則臣將自表異。故去好去惡。臣乃見素。昝張安世之執政也。議決則移病。詔下則驚問。使朝中莫知其與聞。以避權。噫。使世皆若人。則勢重豈至下移哉。

竊權篇尾

儆戒篇

天下之事。常善于儆而敗于忽。成于戒而失于驕。趙下兩城。襄子臨食而憂。吳兵入郢。李文抱以爲慮。晉敗楚三日。而范文憂天命之不常。晉納鄭樂之獻。而魏絳有思終之戒。三強服而士匄請什楚以爲外懼。晉陽安而尹鐸增戰壘以儆君心。宋朝治。而李沆奏災異以告艱難。此其所操者何心也。管仲之告齊桓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馮異之告光武曰。願陛下勿忘河北。臣無忘巾車。賢臣

之迪其君。安不忘危如此。故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庭。其社蓋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克于周之游。所以為戒也。粤稽桀紂之世。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于財者。俄而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天下之人。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反聖王之德。循滅君之行。則桀紂之過也。故人君宜酬萬民。不酬萬民。則民不顛戴。所不顛戴。危莫甚焉。故人主席天下之承平。甚不可輕天下也。紂曰。有天命。是何能為。而亡其

國二世曰關東盜無能爲而沈其宗陳桓公曰鄭何能爲而惡自及蓋勝敗遞生倚勝是以敗也塞上老翁之馬禍福相乘宋人白犢之牛吉凶相倚弛爲禍胎儆爲福基理固然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邳之難而得文公是以爲盟主履癸克有緡以喪其國辛受克東夷以隕其身衛無難而入于狄邢無事而滅于衛楚縣陳城蔡以速其死故難不必盡失而福未必盡得也明王知此無所不儆無所不備臣鄰而恐有夷

戎之伏。几席而恐有刀劍之臨。是故羅之得鳥。僅一目。不設一目之羅。以待鳥。甲之備矢。僅一札。不爲一札之甲。以備矢。爲戒方中。綢戶未雨。雖有非常之變。我所以備之者素矣。

儆戒篇尾

論寬篇

上有賞罰賞者愛之徵也罰者惡之表也夫人君動必乘人一喜則冠冕塞路一怒則死以國量不可以輕用其國也是以古之明君必慎于用刑鞫必三刺成必三又誠謂教化所恃以治刑罰所以助治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故曰威命不可以得士刑罰不可以慈民以威得士猶以弧招鳥也以刑慈民猶以鞭狎犬也雖使禹布五教咎繇作士后夔改絃政不行焉是以宋琪入

相。而太宗有慎刑之命。神宗煩刑而呂公著有于公之歎。李吉甫請尚刑、而權德輿乞以寬治。封德彝請任法。而魏徵欲行仁義。秦熾雲焰、而沛公入關。約法三章。隋密禁網。而李淵入長安。約法十二條。王莽苛于政。而光武易以仁。丕叡用嚴酷。而司馬懿利用惠。彼數君子者。寧難一逞其怒。誠見明主之法揆也。治揆非治所揆也。治所揆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竟内之邪。所貴于法。貴其禁罪

之所由生也。故法之生也。以輔義。重輔康

是貴冠履。忘首足也。古之用寛者。若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笞背。張釋之無冤民。于定國無苛政。徐有功有平恕之尚。李日知有寛恤之恩。皆得法之意。君子往往重之。是以西伯請解炮烙。仲尼贊其仁。王賀所活萬人。說者昌其後。趙普不妄刑。而見奇于宋祖。路温舒上緩刑書。而見納于漢宣。同此好生之心也。后世有其心者。若魏世祖有殺戮。而往往復悔。宋太祖每決事。而快快不樂。予皐斷頭危足。

而戚戚動容有其心不自蔽者如周敦頤不媚王逵以殺南安之囚沈晦蕭服不附蔡京以戮無驗之罪李素立不順君以戮不至死之人戴胄不狗主以亂應流之法有其心而欲以風人者如晉不烹據鑊之被瞻以厲忠郤獻子不戮代忠之逢丑父以示勸陳太尉不署收党人之令以害人望史弼不以詔舉鈎黨而陷賢良此雪焰中之春風濕薪中之琴瑟即不能及德化之意可謂得天地之德厚者矣

尚嚴篇

后世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尚法者皆曰。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奉法者皆曰。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相與煩密爲治。而不知奸民借以因緣。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故上以法制示其民。民亦緣法制而欺其上。夫孰知智巧之爲析楊接摺也。法度之爲桎梏鑿枘也。刑憲之爲亂賊嚆失也。禁奸。奸之本也。制民。害民之始也。故暴主每伏亂于治。藏逆于德。故秦以令嚴棄灰

而亡。吳以法慘刀梯而執。宋刑以不平致蝗。而寇準直諫。隋法以一錢棄市。而百姓劫奏。景公密于刑。而晏子有踊貴之喻。鄭伯鑄刑書。而叔向慮獄訟之繁。楚子圍殺蔿掩之賢。而申無宇以為不祥。張仲宣以大夫杖黥。而蘇頌以為失體。法何樂于過嚴哉。驕君酷吏。日肆其毒。三良不宜死而死。百里非罪而罪。東歸見阻而韓生烹。滎陽不下而周許鑊。叔魚受雍子之女。而晋刑邢侯。張浚信王庶之間。而宋究曲端。顏異以反脣誅。梁竦以無罪

死其極慘者紂作桔彤柱熵酷炮烙觀孕婦化而剖比干心刑鬼侯女而斮涉者脛晉靈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殺熊蹯之宰而令婦載過武后爲定百脈突地吼求破家反是實之枷漢主鋹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法皆世所難堪古所希見昔人言則天之世官爲鬼朴秦王生之臣保日如年噫可畏哉彼且以鞭撻海內亡不如意我有四封民將何之然酒未及濡脣飡未及下咽而民心一去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有立而見其仆

爾語曰為政如張琴瑟大弦急則小弦折言為政宜寬也雖然琴瑟貴調急之則幾于折緩之則不成方則嚴有未可盡廢者昔游吉不諳子產之教而萑符之盜愈多魯哀不用賞罰之令而積澤之火不滅光武不尚嚴刑而梁統以為易犯向戍不問華臣而君子以為失刑為治者不可無用寬之政亦豈可使有過寬之名哉諸葛之治蜀以肅易璋之弛唐宗之綜核以嚴振前代之弱蓋亦正偏救失之權用寬者所當酌也

尚嚴篇尾

聽諫篇

天下多魏武之君說以女商之四書六弢則不啓齒說以徐無鬼之狗馬則大悅而笑何用聽之謬乎荊文受葆申之笞而放丹之姬殺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繒不數年而兼國三十九是善聽者所以壽國也夫使虞聽宮之奇吳聽伍子胥國雖至今存可矣今有畚人壽者莫不聽之壽國有道而君不聽何哉扁鵲之治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

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愈病之人以利刺骨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堯有求諫之鼓舜有排謗之木禹有聞事之鞞湯有司諫之士武有戒愼之鞀自是以後諫議大夫起于漢補闕拾遺起于唐司諫正言起于宋皆有古人之意其間求諫之君有詔上書不得言聖者有從白去副封防壅蔽者有諭執政盡言者有謂眞臣不可離左右者有從請召還諫臣者有粘人臣諫書于壁者有屈意從諫而焚盥以讀者蓋稔知言益人國不可不聽也

魏相請便宜章奏。令白四方災變。李沆時陳利弊。使知四方艱難。呂公著請從諫。而以唐太歆神宗。程頤乞復坐講。而以經筵並宰相。魏徵請以辭色假人。㡳兑召對失次。陸贄請以誠信御下。庶幾兩情相通。夫非使人主廣聽意哉。夫人生而美者。不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于人也。故目短于自見。則借鏡觀形。髮拙于自修。必假櫛束理。心闇于自照。則採言成行。昔南威西施之粧。鑑之所不及。在側者。誨之。豈在側之容。美于威施哉。粧之巧拙。

其辨在人也。如有不自美者。人劝在側者之勤矣。

聽諫篇尾

謹微篇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不然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其究不可言也幽王之寇以索一咲陷靡笄之敗以失一咲生吳楚之交起于愽局田竇之難由于戲諾武城之敗出于漚管之拘魯定已氏之逆兆于呂姜之髢衛莊射鴻失見于皮冠而衛獻有寗孫之禍五梧出語于席上而魯

哀起君臣之釁登臺漏語于戎洲而衛莊有石圃之逆共公無禮于駢脅而重耳首伐曹之師宮人無寵而連稱肆惡近侍不擇而盧蒲癸稱戈謀及婦人而雍糾危弗代瓜期而至父亂詔書偶遺而逢萌反風帆不泊而王渾卻王姊不下車而李良滅趙許國不納李全一拜而露刃充庭夫其始也皆以爲無足慮而後至于不可測可畏哉臨江之麋以狎戲而殺于犬黔中之驢以恃技而死于虎求人之鼠以安舊主之無禍而捕于狸是故謹

微之君子。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毋謂事隱。大憂伏之。毋謂人不知。衆指摘之。夫扑樓去梯之語。載之簡編。共乘試馬之言。傳之後世。此其幾可凜凜懼也。公孫弘之出。鄒長倩贈以芻一束。絲一襚。撲滿一枚。而戒之曰。芻至亂也。束之而後謹。絲至微也。積之而成襚。撲滿以積錢也。滿之則必撲。噫。良有旨哉。語曰。蟬語噪。蛙語聒。犬提尾。眷令步提。君子觀于此。可以慎言動矣。

謹微篇尾

否塞篇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柏。雖疾無聲。人主之患。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兩不能成。故君若桴。臣若鼓。兩相得而成聲。君若車。臣若馬。兩相得而後行。是以明君無亡國之臣。忠臣無失身之畫。豈不休哉。若君疑其臣。下必不安其位。宣帝芒刺在背。而愽陸危。宣宗毛髮洒淅。而德裕出。君有輿鬼之疑。臣無尾全之幸。甚非盛世所宜有也。後世信讒如讎。聞善若忌。使天下拱手以貌

相承。君臣相視。而不相知。爲偶人而已。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以與群小俱。何爲也。夫聲一亡聽。物一亡文。味一亡果。物一不講。天子棄善類。而與軻同。天奪之明。欲亡弊得乎。世趨愈下。交誼益惡。下爲草芥。上爲斧鉞。君有戮德。臣無安日。陰寄之死。武安何罪于天。莫須有之獄。武穆何負于國。以趙葢韓楊。爲一代之賢。而以小不韙誅。以徐傳謝檀。爲顧命之勛。而相繼見戮。故有臣而無君。則文王囚。鼻侯炙。鬼侯腊。梅侯醢。比干

剖萇弘。胣伯里。乞傅說。粥孫子。臏吳起。解司馬子期。浮田明。辜射。范雎折。董安于死。他尚何言哉。蓋君非其君。臣失其主。是非对賞罰謬。從違莫可知。當此之時。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求方圓也。以守法不朋黨。而求進。是以足搔頂也。仕路如此。求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是猶負千金之重。陷于不測之淵。而欲出矣。天地否鬲。上下離心。君不股肱。臣誹心脊。故桓公載甯戚。而復訪于衛士人。所以失心。宋高任王鎮惡。而議于沈田。子豐

鄗所以失守。韓王信。恐不釋高祖之疑。而以馬邑降。胡盧綰。恐爲高后所殘。而以藏衍之說叛漢。樂毅不爲新君所重忌。而以田單之間降趙。陳臣不爲叔寶所屠僇。而或謀向北作河南公。或謀騎馬橫江截天下。後。盖上下猜忌。故不能相保。一至于是。噫。使王翦請美田宅。而後得成伐楚之功。蕭何遣子買田。而後不爲葅醢之續。良可慨也

否塞篇尾

行賞篇

王鉞非私器也。王者以死遂生之教也。爵祿非已物也。王者礪世摩鈍之權也。不觀之蟨乎。蟨以食蛩蛩巨虚之負。蛩蛩巨虚亦以走易蟨之耳。故功能者。人臣之負也。而爵祿者。人主之耳也。錢若水曰。人臣因爵効忠者。爲中人。若上臣則不以爵祿易操。夫天下上士不數。而中人最多。則報功可緩哉。是以隋文雖嗇于用財。而賞功則必無所吝。彼豈輕賞哉。功固不可不報也。自古報功之典。如魏

絳有和戎之績而賞金石之樂滕公有載惠元之功而賜比第之榮張綏正苗劉之罪而錫玉帶之華郭況有恢復之勞而積金穴之賞是謂隆異數于其身如宣帝錄十一人于麒麟閣光武畫二十八將于雲臺宋理圖二十四功臣于勛德唐王紀三十六功臣于凌煙金主圖二十一人于衍慶是謂垂榮施于後世未必非古今磨厲人心之一術也故曰賞當其功則翟黃爲操契而乘軒功浮于官則昭卯爲贏勝而履蹻夫使功臣不得爲翟黃

而為昭卯誰為戕用哉故國家以毀為刑以譽為賞則賢者不居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夫刑罪報功所以康天下也罰不貸貴以示至正賞不遺賤以示無私一辭疑則不遂誅也令不肖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令愚民可勸也故成季之勛宣孟之忠景公奪之田而韓厥懷懼晉文之反國捐籩豆蓆蓐尊後黧黑胼胝而咎犯夜哭彭越之功而醢欒布立祠以泣其頭韓信之功而斬蒯生就烹以申其冤王濬平東吳而獲報

甚薄。時論拊膺。彭寵伐邯鄲。而一爵不酬。英雄易志。楊巨源討朱泚。而一詔不及。識者寒心。夫築社者。攜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與之勞而不共之享。非事也。以是酬功。謂天下何矣。

行賞篇尾

法令篇

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法之爲也。廢尺寸。王爾不能半中。庸匠守規矩。則萬無失矣。明主釋賢智之不能中。而執拙者之所萬不失。則守簡而民安。令有藏玉者。以器藏玉則安。日持而美之以示人。不礪則缺矣。天下猶玉也。法猶器也。令有駕舟者。以人御則濟。使膠板爲舟。朽木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而以偶人。衣文綉而駕之。遇風波則歿矣。法猶舟也。持法者猶舟人也。法未嘗立。雖以知

者爲樂池客而不能約道亂之軍令不前定雖以䃂𥔵爲麗水禁而不能止竊金之輩古之行法者若麻思之還冀暮下符而開縣皆被玉猛何無畱令也胥靡之逃宰贖以左氏之地而求究其罪衛嗣君何無曲令也則法立之故爾故曰法貴早用如治竊羡之太先時防之擠之于釜上則晚矣法貴愼用如天帝之威人以不輕用爲神使鬼神臨廷捽人則人將持梃逐之矣法貴緩用如牧羊者操長鞭而遠麾則逐逐而行苟步步而鞭之

弛突散逸。不可制矣。法貴佐德而用。如御馬者。閑之以轡。以策佐之。無轡用策。馬失道矣。故古之法簡。今之法煩。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減劑量。以屬醫者。今之法若粥羹。既爲之大者。又爲之次者。又爲之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民豈堪之哉。雖然主法在君。議法在臣。法度其可。則守而勿失。爲曹參之遵蕭何可也。法度其不可。則不必拘三年無改。若司馬光之告哲宗。可也。大宋之新法。苛刻煩密。出自不曉事之安石。而竟奉于獲息之

王廣淵成于報便之李定盛于傳法之韓絳裂于護法之惠卿然此以邪翼邪尤無足怪乃趙抃而亦曰任其自改呂大防而亦曰請調停何也

法令篇尾

好逸篇

嘗謂周易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至若需之晏安比之親附亦有險焉盖危逆生之侶安順死之徒也自昔亡國之主無不以逸樂致敗穆天子之好遊也造父為御离离為右至巨蒐升崑崙觀黃帝舍賓西王母可謂樂矣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譏之秦始之得意也得璧而謀游徙夢海神而射巨魚然而東行動愽浪之椎微行致蘭池之窘幾不能以身免隋帝之行樂

也西苑之中。鑿海爲山。剪花綴葉。遊龍舟而納獻食。然隋卒以亡。晉武羊車之遊。宮中插柳。而荒術遂開。孝武酒色之縱。終夜酣歌。而晉室大壞。陳后主荒淫之宣。玉樹花開。而竟投胥井。逸之爲害。顧不大哉。是以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賦賓筵之詩。中宗引覆觴之戒。光武却千里馬之獻。而以駕鼓車。却百金之劍。而以賜騎士。非以如是之荒其德邪。故荊人鐵劍利而倡優拙。秦始知其有爲于天下。晉人奮鳴鷄而勤運甓。譊者占其有造

于中原。符堅覆盛滿之地。王猛言末路之難持。以致其規。齊景慕不死之樂。晏子即爽鳩季前逢伯蒲姑之代興。以節其願。羅氏致好女之戒。宋仁書無逸之篇。此皆有所儆而不敢暇豫者也。天下之禍。不生于逆。而胚于順。行之壞也于貴。德之墮也于樂。故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幣。毋足以亡人之國。霜雪雨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毋足以喪人之軀。世主溺而不悟。亦獨何哉。

好逸篇尾

天變篇

昔齊宣王問弋于唐易易曰在廪王曰弋何必廪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不廪王曰人主以二目視國國人以萬目視人主亦不是矣廪之道子加之弋我加之國哉後世驕逸之主漫無儆省天災流行人事變亂不瞢瞢而不知闇廪之道所以一敗而莫挽也鄭國之蛇鬭中繻方謂妖以人興而東南之王氣秦皇乃欲強以幸壓瑯琊之銘誰之功德梁父之石祇事浮誇甚則有水

災而鼓于社者。有日食而不鼓于朝者。有遇旱而欲焚尫巫者。有苦旱托伐邢。得師興而雨者。棄天如可忽。視變以爲常。楚王卜咎而詬天。武乙囊血以射帝。雖有良臣。棄而不用。雖有嘉言。唾而不聽。是故獻卦象而請備國事。孟翊反以獲竄。因龍見而請答天變。李綱反以被貶。儆戒之道。固如是哉。是以明主聞災而懼。遇變而警。成湯修政而止祥穀。文王厲治而寢地震。宋君對子韋三言。而熒惑之星退。楚莊不移崇于股肱。而衆赤夾日之妖

散太宗禳彗而身請爲牲宋眞遇災而詔求直諫仁宗聞雷而露禱禁中理宗遇大廟火而素服減膳符堅逢大侵而后宮去綺此皆自儆之說也李迪請紓歛以荅蝗災李固議選尚書以止地坼劉逵因星變而請毀党人之碑牟子才因雷作而請禁元宵之侈流星赤氣任伯雨謂應在金人火入輿鬼議者謂孽在章惇京師大水徐清叟謂罪在過取雖其應未必盡然而已得儆戒之意其視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言楊棟蚩尤非災之語不大

逕廷哉。雖然備之可也。媚之不可也。神降于莘。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內史過知其亡。社妖于雎。宋襄用鄫子以釁成。司馬子魚料其死。爰居止于東門。臧文仲率國人以祀。而孔子議其愚。故子產不禜龍鬬。示無求于龍也。晏平仲不禳慧星。言無益于德也。然則畏天者。可以彌文為修禳乎。

天變篇尾

預防篇

古曰。泰山之霤可以穿石。單極之綆可以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使然也。禍梯于微。怨起于小。墻之崩由于隙。劍之壞由于璺。鴻毛極輕。積之沈舟。縉縞極薄。疊之折軸。小之積也。故人之常情。性不過于所疑。而過於所不疑。心莫失于所知。而失于所不知。足莫蹷于登山。而蹷于其覆垤。故苟兢于步。雖險亦安。苟易其行。雖夷必躓。今有居家之人。不謹塞鐸。而勞力于楮堊。暴風疾雨必壞人。

君不謹蕭墻之患而固邊城于遠境不去眉睫之禍而外結隣國之交飄風一旦起外交不及至金城不能守故爲人主忠計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思越人濟溺子毋忘覆霜綢户之戒而爲補牢顧犬之謀毋棄曲突徙薪之見而任焦頭爛額之策無忽韓媿君臣之弱而易天下用肘足之時昔扁鵲之見蔡桓也疾在腠理則請治病在骨髓則反走夫事亦有腠理也紂爲象箸箕子泣曰爲象箸必不土鉶將玉杯象箸玉杯必不葵藿將旄象

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將錦衣瑶臺。予畏其卒。故怖其始也。故天下大亂。衆人皇皇。而知者不憂。釁隙生于晏安。知者得之寒心。而衆人熟寐以卧。是故遠見之士。必先而備之。小而圖之。李文靖先時而奏知艱難。徐禍未形。而請抑權勢。馮琴懼主驕。而求鑒知伯。宓子却請艾。而稟歸齊地。此皆防微而杜漸者也。不然。焦喉之渴切身而追指海于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始造舟于長洲之林。安能免夸父之殃。脫馮夷



之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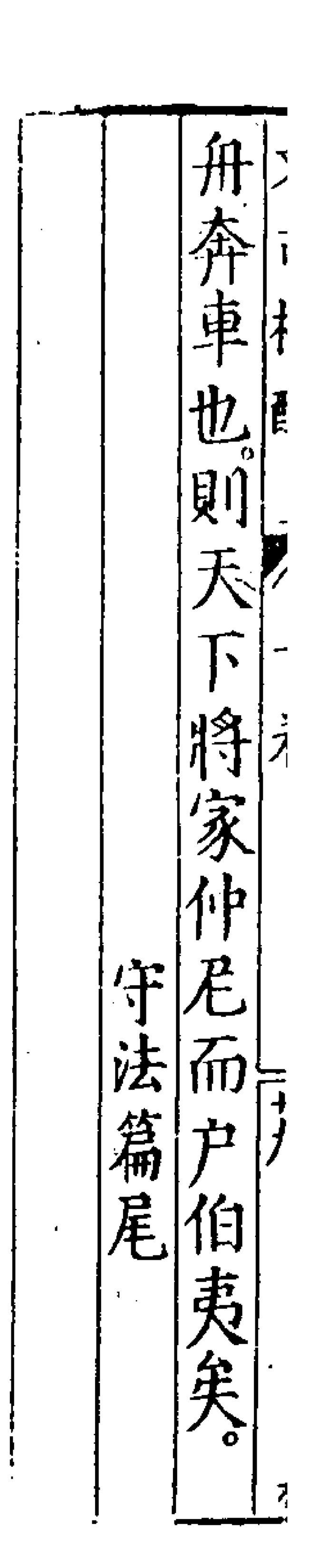
預防篇尾

守法篇

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煩辭。故人臣之浸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明主立司南以端朝夕。使人臣不得游意于法之外。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法爲比。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皆無之。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隱栝之法在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麗。未必皆倕與班爲之。然而中度者。

規矩之法在也。鏡執明而無事。美惡辨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分焉。揺鏡則不明。揺衡則不正。舜使吏治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斬之。禹朝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而禹斬之。夫先令者殺。後令者僇。法固然也。夫設押非備騶虞爲備虎也。爲符非備尾生。使衆不相謾也。立法非備曾史。止盜跖也。令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人不失分。奸人不僥倖。託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取。而桀跖不得掇。是以治世之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安國之法。如饑食

寒衣不令而自然下無怨結上無煩言旌旗不亂于大澤萬民不失命于兇戎雄駿不創壽于旗幢豪傑不著名于圖書將士不錄功于盤盂人主端服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之禍人皆循法而治望表而動樂生于爲善愛身于爲非智不得越法而肆謀辨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倍法而有名臣不得倍法而有功即盜跖皆化爲曾史也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中無伯夷使人人視法若覆



舟奔車也。則天下將家仲尼而户伯夷矣。

守法篇尾

論治篇

天下器也。天子者。有所器者也。器與手不相習。則扞格而難操。故天下貴常用也。良馬固車。藏獲御之則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非巧拙異也。手習之故也。今以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以堯舜御之則治。使桀紂御之則亂。賢不肖遠矣。故賢主治民之王良也。王良之御。一曰習馬于素。故在治爲先事修備。一曰調馬于卒。故在治爲因時變通。一曰通馬以心。故在治爲出身加

民先事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因亂而爲治理之下也譬之醫者上醫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次醫治病其在毫毛名不出于門巷鍼血脈投藥石名聞于諸侯下醫也因時者辟之居屋然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爲創時承平則封户掃砌其道爲守時中葉則完墻補漏其道爲緝時末路則毀棟易欀其道爲更故能有備無患出身加民者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効故魯哀問爲國孔子曰爲之堂上楚王問爲國

詹何曰為身此君子為致治之良御而卒無敗車逸馬之患也後世人主非治國之王良以國為恣睢以善為戲娛故國敗而治失其御彼其以天下嘗試是醫者道聽途說之方也天下敗而後圖是脩溺者毀室徙薪之塞也知立法而不知守是鑄劍良而貯劍則缺也失之此而取償於彼是亡紡繦而援單繦也居今而泥於古是刑人水濫而循表也在南而泥於北是蠻夷服冕而欲騎射也治亂以璽是抱薪而救火也責效於目前是賊丈

夫服章石之遺也。出治小而望報大。是以鹵莽滅裂之耕耘。而望煩滋厭飫之報也。有一於此。雖使堯舜當國禹夔輔政。其能治哉。故曰。賈子善脈而不善方。董子善方而不善脈。古之爲治者。獨周公于齊魯。預知其後事。爲眞知脈。孟子於齊梁。傳治極其纖悉。爲眞知方。噫安得若人而與之共治哉。

論治篇尾

德量篇

枳棘之生。數寸而柚枝。豫章之植百尺而蒔柯。豈非質小者枝條穿。而體大者節目疏乎。是以達者之懷。必滉瀁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夫江湖之流。湮漭漂穢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棄之矣聽九韶者。巴音不能入其耳。烹大牢者茶蓼不能悅其口。其品別也。昔仲尼見人一善。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終身不忘。何孔之宏。而鮑之隘耶。古之有量者。如祁奚舉仇。舅

犯薦怨楚莊氓絕纓之迹。秦穆釋盜馬之辜。華元容城卒之謳。梁就與楚瓜之灌，班超全李邑之毀。夷簡任范仲之攻。丙吉釋吏于吐茵。公權笑盃于㓚化。蒙正不問名于簾內。定國不復隙于獄中。皆德量也。其次則高進之謗。求德不窮。彭門之毀。張平不計。求叔薄趙槩。而槩猶解其獄。寇準毀王旦。而旦猶薦其賢。戴聖毀何武。而武猶平其訟。咸德不誣楚材。而材猶覓其讞。曹參爲相。而不問醉歌。衛玠終身。而不見喜怒。孰非古今有容之士乎。

他知。荆卿去國而避魯孟。陳餘變名而受吏笞。句踐茹胆以捿會稽。淮陰出胯以爲里少雖非汚垢納量。亦能隱忍成功。福浅者而覩此。有不爽然自失耶。昔齊氏寶筑爲琹。及其聞琹。而後知太羹玄酒之貴也。邳人以扣盆拊瓶之歌爲美。及其聞鼖鼓巨鍾。而後知盆瓶之足羞也。故鳥出于樊。然後知天地之寬。魚出于盆。然後知江湖之廣。蟭螟屯蚊眉之中。則不知弭天之大鵬。鯢鮒游牛迹之水。則不知横海之巨鱗。沉濫出沙石之間。則不知

汪汪之千頃此可以辨德量之大小矣。

德量篇尾

論功篇

夫蟺似虵蠶似蠋人見虵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故吳起懸金而轅從魯君懸賞而火息趙肴以桑下一餔而解宮門之難中山以壺中一飧而得死士之衛秦穆以飲盜之酒而濟韓原之戰趙簡以白騾之賜而感士卒之心袁絲不以侍兒斬從史而出吳人之圍魏顆不以亂命殉父妾而獲老人之報況爵祿之下而無竭力盡能士哉昔子

貢不受贖人之金。孔子曰。後必無贖人者。子路受拯溺之牛。孔子曰。後必多拯溺者。葢人情有利則趨。失利則去。使人主賞當其功。則人皆効子路之力。功失于賞。則人皆難子貢之贖。可不慎哉。故敝袴之貯。韓侯以待有功。豆粥麥飯之恩。光武不忍無報。誠重之也。然天下有非常之功。有異事而同功之功。有無功而有功之功。有不容不辨者。晉文用咎犯敗楚。而先賞雍季。示萬世之利也。漢高以信布得天下。而賞先蕭何。明發指之力也。趙襄

以孟談解晉陽而賞首高欸重君臣之義也是非常之功也秦獻公之襲國也怨右主德菌段而監突以爲僻衛獻公之入國也邑軌羈薄守社而枏莊以爲私鄭厲之反國也殺傅瑕責原繁而原氏戒其以賞罰勸貳此事異而功同之功也晉文許勃鞮之見以旌無貳搶頭須之怨以安居者漢高先雍齒之侯以息偶語封邯鄲之四千户以慰趙子弟此無功而有功之功也若此者事雖不同意各有重是在操慶賞之權者變而通之總以爲

磨厲鼓舞之具爾。世主不厚有功。而予及所媚。予者不足重。而功臣往往解體。天下有事。誰與持之。此唐德授獻瓜者之官。而陸贄奏罷。景公予歌者之田。而晏嬰請止也。噫。關侯都尉之謠。鄗之爛羊。大將軍之告身。僅易一醉。漢唐之爵。若此。亦不足以勸矣。

論功篇尾

嘉言篇

今人以摶黍與百金示童子，則取摶黍矣。以和璧與百金示市人，則取和璧矣。以和璧與嘉言示君子，則取嘉言矣。蓋茍可以解急，則恢諧或捷于詩書。茍可以止兇，則巫媪或痛于士師。夫戯如滑稽，誕如機祥，不可柔也，而况于嘉言乎。昔魏文惡任座之諫，而李克歸之君仁。漢元惡廣德之抗，而張猛稱爲主聖。太宗不堪魏徵之拂，而長孫后以爲君明。皆以嘉言非盛世不聞也。是故楚莊以慮出臣

鄰爲憂晏子以泯午不盡言爲懼臧仲奉孟氏之藥石而惡季孫之美疢荆莊爵莧譆之犯咈而辭申侯伯之梼諛齊威風直道之即墨而烹賈譽之東阿唐宗旌直言之孫伽而薄說首之裴寂彼其所見自與衆人殊也劉垍析棟之戒唐宗答以飛白王昭素治養之要宋祖書之几案魏徵君子小人之論太宗比爲韋弦尹鐸居安慮危之戒趙簡存之壘砦漢祖銷既刻之符劉珙從下吏之說夫非重嘉言意歟後世之君非惡陸贄而喜延齡

則憚董允而愛黃皓。外苛士以挫醫。內賢已于堯舜。宫中戲而節貼斥。城門開而言路閉。君惡聞其過。臣莫効其忠。上掩耳而盜鍾。下以水而沃石。噫。甘言如美疢言如氷。忠臣之言雖不甘。君聽之。其亦寒心矣。若誅諫者而撫其心。能無嗜甘之疾乎。古昏主病國。率受此癖。而後有作者。何曾不痞也。燕惠不用樂閒。而栗子為禽。光武不聽郭慧。而遠征致盜。宋不用胡安國。而兆見于慧。惠伯不聽務人。而既迫其身。虞公非假道之諫。而宗社化為

外皁仇由郤赤章曼枝之說而廟虞移于大鍾至今惜之大抵無道之主必自重而輕世亡國之主必自賢而少人故人主之患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使有知弗智則不閉亡君矣

嘉言篇尾

用信篇

人之須信尤首之須冠足之須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昔齊伐魯取饞鼎曰欲得柳下之言爲信魯人愛鼎而欲以贋者欺之柳下曰吾亦愛吾鼎以此觀之信者聖人之所愛也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樹非相知也而安之信故也信則易知天下皆任焉昔小邾射謂使季路要我吾無用盟楚人謂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晉人謂得劉弘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誠信之也。是以文王壆槁骨。不倍夢中之許。武王甲子赴牧野。不食膠鬲之言。晉文寧不得邑。不失攻原之信。管仲寧歸地。不倍曹沫之盟。西河守不爽飯友之約。魏文不愆虞人之期。箕鄭不失壺飧之守。士燮不緩陳兵之期。鄭楚之平。矯孔不許。以副口血之誓。吳越之構。趙襄遣使以踐黃池之盟。誠重信也。下此。則商君以徙木之術。信國中之令。吳起以徙轅之賜。信攻亭之役。勾踐以救火之賞。信伐吳之民。誠雖不由衷。而道亦能動衆。則信

之用大也世道陵夷欺詐日甚厲[illegible][illegible]而用
烽燧徵不至楚厲醉而擊鼓復號不從李悝
詐而警兩和再舉不應不信之敝一至是哉
是以句瀆之盟宋失信而魯國與戈汶陽之
田晉貳盟而行父後議齊莊納欒倍約晏平
仲知其必亡楚人衷甲劫盟偪州犂以爲棄
信徐吾之戰違歃而劉康預占其敗澶淵之
會失約而春秋不書其人皆惡其不信也噫
周鄭之質無幾而取麥取禾中男之例方定
而且更且黠鴻溝之約未分而固陵之追即

至。披髮之誓尤在，而益州之旅遂興。反覆一至此哉。此趙武不以楚之篤晉為功，而以楚之失信為恥也。然又有執信而敗者，如苻堅[illegible]慕容，而有五將之戮，有恃信而過者，如王[illegible]約縱因，而幸如期之至，則又好信不好學。失之賊者也。

用信篇尾

自新篇

衣垢不湔。對人尤有慚色。行垢不滓。對天豈無愧心。夫人不可以不圖自新也。緇衣之敝。必改爲焉。琴瑟之敝。必更張焉。不覩之治家者乎。父而不治。則千金之子。有負于販夫。一朝發憤。則一簪之資。亦足以致富。故子產相鄭不理。修之五年。而民間成桃棗莫援之治。桓公遺冠爲耻。雪之以政。而國中有胡不復遺之歌。楚莊聽隱語。而爲國。卒鳴驚人。秦伯感江戚而思政。遂定霸績。改過之益弘哉。是

故杜蕢之觶。平公飲愆。平陸之伍。宣王、任過。莫敖之敗。楚武引爲已辜。三帥之歸。秦侯迎以素服。鄢陵之戰。共王不責子反。而恕已之諐。郕之不降。魯莊不過人。而釋已之辠。是以大水引咎。而文仲必宋之當興。晉靈知過。而士會幸襄之不廢。蓋迷能自見。復之基也。古人改過。若貞宗罷營造。而蝗集海堧。明帝除楚囚寃獄。而雨至刻期。神宗罷新法以弭旱。卜式請烹私羊以得雨。即天地且爲之應。萬物且爲之聽。而何剥之不復乎。故曰。楚人

履之疑事暴而後愧狂夫喪心之爲病甦而後悔夫誰無道心特自塞爾故鄭莊逐叔段而假口舍許以飾其非宰嚭諛其君而云孤褎羔袖以飾其行敗于今掩于古則有陳賈管蔡之談失其大不救其細則有虢射皮毛之論是以楚莊不改貪昧子太叔知爲死道孫文子過無悛容穆叔以爲亡本子夏負三罪而以無罪泣故有投杖之譏衛獻有三愆而以無罪祝故有定姜之斥有過者可憚改哉昔梟將東徙鳩問之曰人惡我鳴也鳩曰

子更鳴可矣。子不更鳴。雖東不免也。慶封不改其德。適魯而在齊。陽虎不變其心。適齊而在晉。我自怙終。人何尤焉。噫。泮奐小事耳。曾子聽言流涕。而傷其聞之晚。不識程子。偶過耳。陳瓘作責沈文。而咎已之不明。古聖賢去舊自新。類有如此。迷復者醒之哉。

自新篇尾

褊淺篇

今人不觀萬斛之艤乎。其始鴻臚巨舳。望之嶽然重也。若以爲不堪。至益之斛千。而水不加咫。又益之斛千。而水不加尺。然後知其所載宏也。是故澤水之遇風也。上則波。下未必波。其遇寒也。上則氷。下未必氷。何者淺易及。深難及也。是以深蓄之士。必有所容。有爲之人。必有所忍。故黃石公令子房跪進屨。以教其謙。而後受之素書。王生令釋之跪結韈。以摧其氣。而後教之退計。皆恐其以褊急敗事

也。是故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天翟不周。山大。則有熊虎蟃蛆。林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人之德性。而可小用之乎。何世之人。以褊急爲量。以報復爲心。至于天下一無所與。而後得志。蓋室中無深陂。籠中無鵬翮。蹄涔無尺寸之鯉。塊阜無方寸之材。量本不容。誠無足怪。是故井陵分部。田賓相傾。張陳成仇。袁晁交陷。洛蜀別黨。牛李爭雄。趙晉以物色責塵埃。張敞以五日京兆殺絮舜。范雎得勢。而飲之恩必答。睚眦之怨不忘。樂布爲將值

有德必酬。有怨必戮。楊炎爲宰相。而無隙不伸。無恩不報。彼其昧陋之見。若蚊蚋之以盎缶爲乾坤。若豕蝨之以毛鬣爲宮廈。夫安知六合之廣。僅天地之一九。吾人之一生。僅古今之一刻。柰何居一九之中。歷一刻之景。而區區以相蹫相軋之氣。碍並育並生之化耶。波流叔季。益鑿淳漓。世道險媮。人心忿戾。殘不必隙。逞不必仇。碍突蹶而鋤地。朽木觸而尋柯。雖有虛舟。亦所不能免矣。昔荆人有遺弓者。人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

子曰。去其剝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

此聖賢無我之心。分明天地之氣象也。

褊淺篇尾

酷吏篇

燔炙刻烙。戕馬之性。然馬得無棄焉。雕鏤青黄。朽木之質。然成木之用者。必由之刑也者。所以威民亦以仁民也。山澗之峭。人莫敢犯。而董闕于法之以爲治。霣霜不殺。梅李冬實。而仲尼記之以誌災。故魏絳戮楊干之僕。謂之以刑佐民。齊武封刃誅犯法之吏。謂之以嚴成惠。是以吳漢之後言惟申慎無赦之祝。柎公緯之觀察。惟丞舞文吏之誅。此豈任武健爲愉快乎。恩待義而成。正刑罰中教化也。

後世法日益密。刑日益濫。至于廢書虐之文。以法爲教。蕪先王之語。以吏爲師。上任鐫磨。下受糜爛。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附。刑戮者相望。而文墨之吏。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夫兵莫憯于志。寇莫大于陰陽。爲政者磨劒戟之志。而鼓陰陽之爐。天下無生民矣夫。小民無罪。恃實其罪。將恃上之安靖已。而毋乃包藏禍心。以使之小民失恃。而懲天下。盍亦遠續聖德。而大庇民乎。乃竟殺僇相高。道殣相望。君焚其原。臣烈其焰。故商鞅圖伯。而

牛毛秋荼肆其烈李林甫除不附己而羅鉗吉網助其殃蔡京治同文館獄而有羅織之慘王甫治党人而爲三木囊頭之刑王温舒置驛奏奸而逮捕千家血流千里義縱鷹擊毛鷙而南陽重足定襄股栗甯成治關中而民曰乳虎郅都爲中尉而民號蒼鷹此所謂操如束薪亡不折也急如絞繩亡不斷也自古殘酷之吏小者敗名大者亡身故張湯深奇而汲黯鄙其非公卿之器暴勝之過殺而雋不疑舉之爲直指之戒魏相以小物殺賁

漢而君子慈子嘗以咈民焚紓宛而戮人謗唐歟請多殺以畏民而歟實豪誅周陽由尚淫刑以煽殘而由竟棄市周興之酷犯法者纔而幾以自焦商歟之法爲人者坐而竟以自斃則嚴之過不足以一民祇足以礪其名殺其軀而已。

酷吏篇尾

執法篇

諺云。不躓于山而躓于垤。上用輕刑。民必躓焉。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穽也。故輕刑者。民之垤也。是以創業之君立法。守成之君守法。天子之吏執法。故法立而民不敢犯。自古持法君臣。若不徇情者。則唐太宗。不以私恩遷秦府之官。宋太祖。不以勛舊赦擾蜀之罪。管敬仲不以爲封人之進食而撓令。孔明不以馬謖之舊而執法。呂蒙不以[illegible]笠之誅[illegible]鎧[illegible]以故

聖曆官氏、不以同吃加之弟　正殺
主簿之罪。若不畏勢者。則或瑨不避權豪。而
誅張汎。劉贊不畏強禦。而收趙津。田仁削三
河。而舉朝忌憚。鮑永劾權貴。而貴戚歛手。李
膺破柱取張朔。而常侍屏氣。周紓周六如主
名。而大家跼蹐。張綱埋狐狸問豺狼。而京師
震栗。趙奢催租稅殺平原家九人。而公子敬
服。此皆持三尺法。而無辱于國者也。雖然。執
法有執之微。執法亦有執之故。顧善用何如
爾。殷太史執立嫡之法。而紂亡其國。秦執持

兵不上殿之法。而荊軻肆其謀。君子以為泥。
蒙毅按趙高之罪。而卒貸其死。李膺治張成
之棄。而竟蒙其誅。杜喬不曲法以舉汜宮。而
遂逢梁冀之怒。君子以為愚。韓臣以典冠授
衣。而昭侯有越職之罪。秦人為君禱疾。而昭
王有德君之罰。應侯為饑民請五苑。而昭襄
謂亂刑賞之公。君子以為刻。執法如是。是所
謂東埜窮馬于極。而宋人役駕于瀦水也。文
帝欲族盗鐶之次　不欲加于法之
上。唐宗　言據　應流。

非防

子隊而死

于難。周罟有竊　下背虫以見極

之敗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為蔽粟。而以慶

賞刑誅為苴蘆。故調用而民不病。棄蔽粟而

食醢盬亂。所由生矣。

執法篇尾